

乐府诗

曹旭 唐玲 选注

秋风萧萧愁杀人，出亦愁，入亦愁；

座中何人，谁不怀忧？令我白头。

胡地多飂风，树木何修修。

离家日趋远，衣带日趋缓。

心思不能言，肠中车轮转。

中华传统诗词经典



乐府诗

曹旭 唐玲选注

秋风萧萧愁杀人，出亦愁，入亦愁；

座中何人，谁不怀忧？令我白头。

胡地多飚风，树木何修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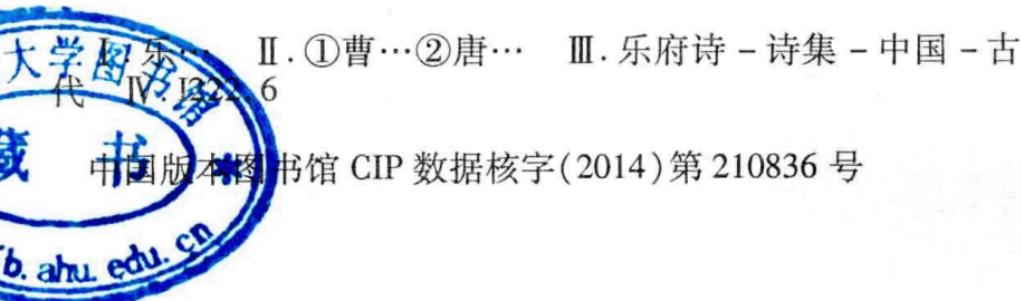
离家日趋远，衣带日趋缓。

心思不能言，肠中车轮转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乐府诗/曹旭,唐玲选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5.1
(中华传统诗词经典)

ISBN 978 - 7 - 101 - 10409 - 7



书 名 乐府诗

选 注 者 曹 旭 唐 玲

丛 书 名 中华传统诗词经典

责 任 编 辑 包 岩

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印张 12 1/2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

印 数 1 - 8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10409 - 7

定 价 30.00 元

前　言

我们的祖先，从《诗经》时代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开始创作诗歌了。如今几千年过去了，但是，岁月依旧带来了三月的鲜花和六月的南风。《诗经》里男孩子赠给女孩子的芍药花，仍然开放在今天的中山公园；而迎面吹过的南风，就是当年吹拂过汉魏六朝人衣袖和鬓发的同样的南风。因此，读他们的歌，珍视他们的欢乐和悲伤，就是珍视我们祖先的欢乐和悲伤。

我们的诗集，选的全是乐府诗。你知道什么叫乐府吗？

乐府原来是一个音乐机构，从秦代开始就设立了。也许那时的人，需要通过一个叫“歌诗”的东西来传递思想，抒发感情，上情下

达，下情上达，起交流纽带的作用。也许人的本质，在获得形而下的物质生活以后，还需要形而上的精神生活。所以，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民族，总会有一种叫“歌诗”的东西来升华一个民族的思想，表达一个民族的感情。

也许是一个好制度，汉继承了秦的做法，也设立了“汉乐府”机构，同样做采集民歌、配置乐曲和训练乐工的工作。这些采集来的民歌，汉人称“歌诗”，魏晋人称“乐府”或“汉乐府”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在都以作品代替这个已经荒废的音乐机构名称了。

本集所选的乐府分四大类。

一、汉乐府：忍无可忍才写的诗歌

我们现在都把写诗视为艺术，视为创作，发表了还拿稿费。这是诗歌社会化、功利化了的结果。而在汉乐府的时代，却不是这样的。那个时代的人写诗，那些被采集来的作者和诗歌，都是忍无可忍才写的。班固《汉

书·艺文志》说，“代、赵之讴，秦、楚之风”，都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。

出于悲伤和欢乐，那是生活普遍不公，社会上贫富悬殊，苦乐不均。富人家黄金为门，白玉为堂，堂上置酒，作使名倡，中庭桂树，华镫煌煌。并且是妻妾成群，锦衣玉食。而穷人家则《妇病行》、《孤儿行》，妇病连年累岁，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；病妇死后，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；遗孤在呼喊，母亲在痛哭；孤儿受到兄嫂虐待，饥寒交迫，在死亡线上挣扎。在穷途末路的时候，戏剧般地出现了《东门行》，拔剑而起，走上反抗道路。假如杜甫的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是继承汉乐府，作了人间贫富悬殊、反差极大的对比；那么，《红楼梦》中贾府的“白玉为堂金作马”，至少在语言上学的就是汉代富人的做派。

爱与恨、生与死的交织，因一件事不得不写，否则寝食难安，如坐针毡，这是“忍无可忍”才写的诗歌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些作品，一部分被汉代官方的“汉乐府”机构采集到了。“汉乐府”的采诗运动，是继《诗经》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采集运动。他们把采集来的民歌放在一起，便蔚然大观。

这些采来的乐府民歌，像采自田野上的花一样新鲜活泼，具有生命力；采来时还说着方言；带着泥土的新鲜，在中国诗歌史上春意盎然。

采集来以后，各种颜色、各种香味的花都有，乐官把它们分类。

第一类叫“鼓吹曲辞”，又叫“短箫铙歌”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，补写歌词而成的；

第二类叫“相和歌辞”，是各地采来的俗乐，配上“街陌谣讴”的创作。许多是汉乐府五光十色的精华。

第三类叫“杂曲歌辞”，其中乐调已经失传，无可归档，自成杂类。里面有许多优秀的

奇葩。

而响在汉乐府里的背景音乐，一是来自秦国的音乐；二是来自楚国的音乐。汉乐府之所以绕梁三日，音色优美，感人至深，就是因为那些音乐曾经过秦娥、楚女纤手的拨弄。

细说起来，中国诗歌在黄河流域发端并扩展开来的时候，先是《诗经》，接着楚辞，再接着是汉乐府和南北朝乐府民歌。它们可以分为“原典”和“亚原典”。《诗经》、楚辞是原典，汉乐府和南北朝乐府是亚原典；是和原典一起对中国诗歌的发展起重要影响，历代文学都要顶礼膜拜的对象。

比起《诗经》来，汉乐府有几个变化：

一是汉乐府民歌中，写女性的题材比例上升；

二是口头文学的形式，故事性比《诗经》更强，有的还情节完整，人物性格鲜明，描写刻画细致入微，开创了我国不发达的叙事诗

的先河。

三是杂言向五言的方向靠拢。这三者结合在一起，就产生了伟大的汉乐府民歌。其中以《孔雀东南飞》和《木兰诗》为代表。

这些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，无论是题材还是艺术方面，都创造了中国叙事诗的典范。《孔雀东南飞》与北朝的《木兰诗》合称“乐府双璧”；唐代韦庄的著名的叙事长诗《秦妇吟》放进来，并称“乐府三绝”。

“三绝”中，汉乐府占了两席，唐诗占了一席。而且，就诗歌论，只要《孔雀东南飞》和《木兰诗》在汉乐府里守着，《全唐诗》中的任何一首诗，都不敢越过边界，南下牧马或弯弓报怨。

二、南朝乐府：江南女子的专情之歌

从三国东吴开始，一直到陈，在六朝都城建业、建康（今南京）及周边地区，产生了一些民歌。因为这一带习称吴地，故称“吴歌”；不

久，江汉流域的荆（今湖北江陵）、郢（今江陵附近）、樊（今湖北襄阳）、邓（今河南邓县）等几个南朝西部主要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，也产生了一些民歌，因为地域的原因，这些民歌称为“西曲”。“吴声歌曲”和“西曲”留存至今将近五百首。

北魏孝文、宣武时南侵，收得这两种歌曲，便借用汉乐府分类，称为“清商曲”。后世沿用，至宋代郭茂倩编《乐府诗集》，便将这两种民歌归为《清商曲辞》。

沿长江生活，喝长江水长大的人，他们的生命里有水，细胞里有水，性格里有水，诗歌里也有水。这就决定了南朝乐府民歌的风格，如南人夜行船般流利，如吴女执歌扇般轻盈。

以前说到南朝乐府民歌产生的原因，是经济的发展，东晋渡江以来，长江流域的农业、手工业发展；是商业、交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；是娱乐歌舞的需要；是帝王的提倡，贵

族的好尚，是上层社会中的流行爱好；是汉末以来社会思想观念改变，传统道德规范失去束缚力，所以追求人生的快乐、感情的满足。这些都对。但是，无论经济发达不发达，帝王提倡不提倡，人总有感情，感情总是需要抚慰，需要倾诉，需要表达，表达总是越来越细腻，越来越入微。随着细腻入微审美的发展，南朝乐府民歌就产生了。这与当时流行的绘画、书法、音乐、棋艺的日益细密、日益精湛相表里。

南朝乐府民歌一言以蔽之，是一个“情”字。我们不必问，里面的“情”，是不是符合“道德规范”；也不必问，是不是“配偶之间的爱情”。我们只要问，诗歌作品里面的“情”，是否“真挚”，是否“纯真”，是否“无邪”，是否“痴”得感人。像“夜长不得眠，明月何灼灼。想闻欢唤声，虚应空中诺”（《子夜歌》），“怜欢敢唤名，念欢不呼字。连唤欢复欢，两誓不相弃”（《读曲歌》），前诗写一个泻满银色月

光夜晚的幻觉；在“虚拟情景”中做“实际动作”；后诗爱到不敢叫自己情人的名字，只连声叫“欢、欢、欢”，这类爱得出神入化、惊艳奇警之作，非六朝乐府民歌不能为，后世诗歌亦无可比拟者，遂成绝唱。

至于南朝乐府民歌影响文人的创作，我可以举唐人李白、李商隐为例子。

李白的诗歌和生命里，就有许多“南朝乐府民歌的水因子”，表现出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的清新。他的《静夜思》，其实是南朝民歌“秋风入窗里”的改进版；他的《横江词》，全出萧纲的《乌栖曲》。他的许多优秀的诗歌都和水有关。如果把李白的这些诗歌，与杜甫去羌村一路上黄尘飞扬，一路上坎坷颠簸，以及像“干馒头”一样耐饥的诗相比较，就可以看出李白诗歌南朝水因子的风格特征。

李商隐虽然掌握了杜甫精深的格律，但他仍然用六朝清新绮丽的水因子，用建康附近六朝民歌的婉转和女孩子春蚕吐丝般的多

情,使他的诗歌缠绵悱恻,芬芳馥郁,至今可以迷住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。他最著名的《无题》诗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,就是南朝乐府“春蚕”、“蜡炬”两首民歌意象的组合。而一直为学界所讼的《夜雨寄北》,其实应该是《夜雨寄内》。“北”是“内”的坏字。因为“君问归期未有期”,就隐括了一首南朝乐府民歌“君问归期”和另一首南朝民歌的“未有期”,诗显然是寄给他太太的。

杜甫学的主要还是汉乐府,汉乐府是“三吏三别”的师父,其不同如此。

在宋词里,江南的青山绿水,同时化为美人的灵动和眼睛里的湿润;歌如眉峰聚,诗是眼波横,都是媚眼盈盈的江南。因此,今天的江南文化,江南文学,都是在南朝乐府民歌里才开始真正奠定成型的。

此外,南朝民歌的形式,以五言四句为主,短小的篇幅,含蓄蕴藉的风格,弹丸流走的语言,同音双关的运用,假如调一调韵脚或

平仄，那就是初唐人的五绝了。

三、北朝乐府：北方英雄的豪迈之歌

北朝乐府民歌是长期处于混战状态的北方各民族的歌唱，多数是北魏、北齐、北周时的作品。幸好传入南朝，被吃饱饭就做这种事情的梁代乐府机关翻译、修改、配音，保留下来。今存七十余首，大部分收在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中《横吹曲辞》的《梁鼓角横吹曲》里。

假如说，汉乐府反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，南朝乐府属于女子专情的歌唱，北朝乐府则在它有限的篇幅里，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。歌颂了北方民族尚武的刚健，歌颂英雄，渴望战斗，充满牺牲的精神。

最著名的是《敕勒歌》：“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这首传为斛律金作的歌曲，当年高欢命将士们唱得地动山摇。打了胜仗也

唱,打了败仗也唱;胜仗唱得雄壮,败仗唱得悲壮;其实是一首军歌和鼓舞士气的动员令。在雄霸、权术和应变方面,高欢一点儿也不输给曹操。

在《折杨柳歌》“健儿须快马,快马须健儿。蹀躞黄尘下,然后别雌雄”、《琅玕王歌》“新买五尺刀,悬著中梁柱。一日三摩挲,剧于十五女”里,把北方民族粗犷豪迈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北朝乐府在辽阔的草原和阴山的大背景下展开,四季是美丽的,人民是刚健的,牛马是欢腾的,但战争、徭役、流浪和流离失所,以及白骨无人收的场景,也是歌曲的主旋律之一。这就是《企喻歌》写的“男儿可怜虫,出门怀死忧。尸丧狭谷口,白骨无人收。”在连年的战争中,许多人战死了,亲人分离了,这使他们感到绝望和沮丧,行进中发出了痛苦的悲鸣。此外像《紫骝马歌辞》中的流浪者之歌:“高高山头树,风吹叶落去。一去数千里,

何当还故处！”歌声因北风和落叶的凄厉传得更加遥远。

北朝乐府的风格固然质朴刚健，粗犷豪放，自然清新。但今天的研究者以为，北朝乐府民歌是靠流传到南方才保留下来的。因此，其歌辞多少已经过南方汉人的翻译和润饰。譬如《折杨柳歌》中说：“我是虏家儿，不解汉儿歌。”其中以“虏”自称，显然是南朝乐官译成汉语时所改。还有一些歌的曲调虽起于北方，歌辞可能已经被梁代乐官修改或夹杂了南朝人的作品。

因此，从某种风格特征上说，北朝乐府民歌兼具汉乐府的诗歌精神和南朝乐府的情采；既有汉乐府刚健的底色，又有南朝乐府别致的花纹。因为表面上看，北朝乐府刚健豪放，与南朝民歌的艳丽柔弱迥然不同。但其实，能在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乐府民歌，总有它们共同的地方。在语言的节奏上，在质朴纯真的风格上，在心灵绽放的美丽上，南北朝

乐府民歌内在的美是相同的。

四、文人乐府：模拟者的歌唱

汉乐府、南朝乐府、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和魅力，延伸在历代的文人模拟乐府中。

文人的乐府诗创作，汉代就开始了。古辞中如《折杨柳行》、《西门行》、《怨诗行》等，从所表现的意识、艺术手法和语言来看，应该是文人乐府。发展到建安时期，形成了高潮。就三曹而言，曹操今存诗歌约二十首，全部是乐府诗；曹丕、曹植也大量写作文人乐府。钟嵘《诗品》评曹丕、曹植的诗，很多人误会，以为钟嵘只评不入乐的徒诗，不评乐府诗，这是不对的，其实，钟嵘的很多评论，都是针对他们的乐府诗而下的品语。

文人乐府在题材内容上非常广泛。除了为祭祀、宴饮宾客而写的外，大部分涉及行役的苦辛、边塞的遥远，游侠的豪放，人生的慨叹，对生命的忧虑，以及永恒的主题——男女